《隋代墓誌銘彙考》釋文校讀劄記

同濟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李海燕**　中國上海　200092

中文摘要：《隋代墓誌銘彙考》是目前整理隋代墓誌文獻的最新成果，對於研究隋代的政治、歷史、文化以及語言文字等各個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但其所錄釋文尚有疏漏之處，特別是釋字、斷句方面。文章試舉二十例，并在復核、呈現原始拓片的基礎上，從漢字字形演變規律、詞語是否搭配、上下文意是否相通、韻腳是否押韻等幾個方面加以比較分析，予以校正。

關鍵詞：隋代　　墓志銘　　釋文

王其禕、周曉薇先生編著的《隋代墓誌銘彙考》是目前涉及隋代墓誌文獻的最新成果，對於隋代政治、歷史、文化以及語言文字等各個方面的研究，均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該書共收錄隋代墓志銘 643 種（包括存疑、買地券、存目諸類），按照時代先後將墓誌的拓片、卒葬時間、行款書體、誌文標題、形制紋飾、出土時地、存佚狀況、主要著錄逐一進行了整理，并對碑文進行了仔細地整理與校勘，且有附考。有很多新出土的墓誌原始碑文均為第一次進行釋錄。因建設完整的隋代石刻資料庫的需求，筆者對保存石刻原始拓片最齊備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中的隋代石刻文獻進行了釋讀。其中，隋代石刻文獻以墓誌文獻為大宗，因此，在校對整理原始拓片文獻的過程中主要查閱參考了《隋代墓誌銘彙考》（以下簡稱《彙考》）、《全隋文》、《全隋文補遺》等書。其中，獲益于《彙考》最多。不過，我們在參閱過程中，也發現了《彙考》所錄釋文尚存些許瑕疵。試舉例說明如下，以求教於方家。文中每個例字的釋讀除了復核、呈現原始拓片外，儘量從字形演變規律、詞語是否搭配、上下文意是否相通、韻腳是否押韻等幾個方面加以比較分析，力求解釋全面到位。

一、隋開皇三年《寇遵考墓誌》[1]

“其任則御史之職，於是糾察非遠，朝儀肅穆。”（《彙考一》第 76 頁）

[1] 標題中隋代墓誌的名稱均與《隋代墓誌銘彙考》相同，下同。

按此“遠”字誤，拓本作。當是“違”。《龍龕手鏡·辵部》[2]：“，音違。”“非違”為一詞，指違法之事。根據句意可知，是墓主任職御史時期，懲治、督察違法之事，於義其合。而“非遠”於隋代石刻中未見，且於義不符。同時期的墓誌材料亦有用例，隋開皇六年《李敬族妻趙蘭姿誌》：垂恩賤隸，每覩非違，唯加訓誘，未嘗捶撻。亦見於傳世文獻，《隋書·百官下》：“置掌安置其駝馬船車，并糾察非違”。《舊唐書·職官》：“若郊祀、巡幸，則於鹵簿中糾察非違，具服從於旌門，視文物有所虧闕，則糾之”。《金史·百官》：“監察御史十二員，正七品，掌糾察內外非違、刷磨諸司察帳并監祭禮及出使之事”。

此外，“非違”為古之習語，常與“糾舉、司察、執禦、糾正、糾彈、究察、糾劾、察、檢校、禁衛、禁察、彈劾、巡警”等搭配使用。如《魏書·彭城王傳》：“奉詔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魏書·職官》：“太和二年五月，減置候職四百人，司察非違”。《清史稿·職官》：“巡捕營各官掌分汛防守，巡邏糾察，以執禦非違”等。从字形的角度来看，唐代石刻和敦煌文献中均有用例，遠見於唐永徽元年《張藥墓誌》“四德資備，七禮無違”。遠、遠，《敦煌俗字典》均釋為“違”之異體[3]。

二、隋開皇三年《寇遵考墓誌》

“信作禮興，誠爲德柄。”（《彙考一》第 76 頁）

按前半句中，“興”字誤，拓本作。當是“輿”，後半句中，“誠”字誤，拓本作。當是“謙”。“禮輿”與“德柄”相對為文。“信”與“謙”相對。句意為以誠信為禮輿，以謙恭为德柄。“禮輿”為墓誌行文中之慣用語，唐乾封二年《靖千季墓誌》[4]：仁經自遠，禮輿斯邈。唐咸亨五年《黃素墓誌》：其仁甲義的，德胄禮輿。唐上元二年《左祜墓誌》：若不好弄，雍容信國之中，立行以恒，顧步禮輿之上。唐貞元十四年《呂秀及妻霍氏合祔誌》：乘禮輿以致遠，執信鼎獨堅者，莫惟於公矣。唐上元二年《薛國貞公阿史那府君碑》：德宇曾騫，禮輿遐振。《易·繫辞下》：“謙，德之柄也。”孔穎达疏：“言爲德之時以謙爲用，若行德不用謙，則德不施用。是謙爲德之柄，猶斧刃以柯柄爲用也。”高亨注：“謙虛始能執德。”從字形的角度來看，“輿”在隋代石刻中主要有兩種形體：輿見於隋開皇九年《皇甫忍誌》“昔子輿臨壙，秦人懷百死之悲”；輿見於隋大業四年《李靜訓誌》“往從輿蹕，言届河汾”。“興”在隋代石刻中有多種形體：興見於隋開皇十二年《李則墓誌》“邑里興嗟”；興見於隋仁壽二年《鄧州舍利塔下銘》“以仁壽二年歲次壬戌四月戊申朔八日乙卯謹於鄧州大興國寺奉安舍利

[2] 遼・釋行均：《龍龕手鏡》（高麗本），第 490 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3] 黃征：《敦煌俗字典》，第 423 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
[4] 涉及中古石刻的文獻用例均引自“中古石刻數據庫”，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研製，2004 年。下同。

崇建神塔”；興見於隋大業二年《董敬墓誌》“昔漢德初興，江都相於是談冊”；興見於隋大業八年《孔神通墓誌》“光武重興”；興見於隋大業十年《陳花樹墓誌》“涕泣興哀”；興見於隋大業十一年《明雲騰墓誌》“聊興懆樹之哭”；興見於隋大業十一年《張壽墓誌》“文皇帝撫玆興業”。“輿”、“興”二字在隋代石刻字形中的主要區別即上部構件的中間部分，因為字形區別度降低，且字形模糊，極易混淆。“謙”字在隋代石刻中的字形主要有：謙見於隋大業七年《張濤妻禮氏墓誌》“造次不虧於禮節，顛沛猶在於謙讓”；謙見於隋大業十一年《苟君妻宋玉艷墓誌》“謙盈孰害，彭殤誰辯”；謙見於隋大業十三年《杜君妻鄭善妃墓誌》“莫不禮謙”。“誠”字在隋代石刻中的字形主要有：誠見於隋開皇十五年《段威墓誌》“霸后歷三，誠心唯一”；誠見於隋大業八年《高緊墓誌》“數展誠效”；誠見於隋開皇五年《宋胡誌》“鄭眾誠謹，匹此未優”。“謙”“誠”二字僅左部的表義構件相同外，右部構件相差較大，拓片右下部明顯為“灬”，與“謙”的石刻字形相符。

三、隋開皇九年《來和誌》

“於恭先君，蘭石剛芬。”（《彙考一》第 296 頁）

按此“恭”字誤，拓本作恭。當是“赫”。《碑別字新編·十四畫·赫字》[5]引魏《高貞碑》釋為“赫”。“於赫”為叹美之词，為古漢語之習語。《後漢書·光武帝紀贊》：“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 李賢注：“於赫，歎美之詞。音烏。”“於赫”一詞在緊隨其後的唐代墓誌資料亦數見不鮮，唐上元三年《范妻柳氏墓誌》：於赫洪源，系唐之胄。唐長壽二年《陳察墓誌》：於赫二祖，光啓三餘。唐景雲二年《鄧森墓誌》：於赫君子，猗歟令族。唐開元二十年《王令墓誌》：於赫二者，君子宜之。唐開元二十一年《裴同墓誌》：於赫我公，獨運其籌。唐至德元年《趙懷璡墓誌》：於赫祖德，聿能濟世。武周長安三年《武周故貝州司兵參軍韓曉墓誌銘》：於赫宗周，寔派其流。唐咸亨二年《大唐故李福墓誌銘》：於赫巨唐，濬哲重光。唐長安二年《唐故東宮千牛備身濟北史君（懷訓）墓誌》：於赫高門，猗歟顯祖。唐大曆十二年《唐故朝散大夫行內作省內給事周公（惠）墓誌銘》：於赫皇家，有馬白顛。以上行文近似，可比堪。從同時期的石刻字形來看，“恭”在隋代石刻中的形體主要有：恭見於隋大業十三年《杜君妻鄭善妃墓誌》“虔恭八聖”；恭見於隋大業十年《樊氏墓誌》“簪珮整其

[5] 秦公：《碑別字新編》，第 305 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惟恭”；恭見於隋大業三年《楊君妻李叔蘭誌》“輔佐君子，虔恭中饋”。“赫”在隋代石刻中的形體主要有：赫見於隋開皇二年《楊通墓誌》“赫赫新塗”；赫見於隋大業七年《劉則墓誌》“曳長裾而赫弈”；赫見於隋大業十一年《范安貴墓誌》“叔壇寵赫”；赫見於隋大業十一年《蕭翹墓誌》“鍾鼎隆赫”；赫見於隋仁壽四年《楊紀暨妻韋氏誌》“赫赫文恭，佐時而起”；赫見於隋開皇十一年《鄭道育墓誌》“當塗典午，簪裾赫弈”。從上述系列字形可以看出，“恭”字的變異主要在表義構件“心”的形體上，其表音構件“共”的形體僅第一橫筆中間斷開。而“赫”的形體則變化比較大。

四、隋開皇八年《趙齡暨妻郭氏誌》

“自非志行篤素，名望優崇，豈得紈此銀黃，居斯近侍。”（《彙考二》第 79 頁）

按此“紈”字誤，應為“紐”。石刻拓片字形為。“紐”字，根據句意此處應為動詞，“佩帶、係上、係結”之意。《魏書·徵士頌》：“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史書上，“銀黃”多與動詞“綰”搭配使用，作“綰銀黃”，借指高官顯爵，用與“紐此銀黃”同。而“紈”字在石刻中均為名詞，指白色細絹，如隋大業年間《張琰妻王法愛誌》：儀錶亭亭，若流紈之映水。隋大業十二年《于緯暨妻唐氏誌》：綺襦紈袴，通籍承華。隋大業九年《楊文思誌》：處膏粱而自整，居綺紈而不弄。隋仁壽四年《解盛誌》：紈素被服，金丹弗沃。隋開皇七年《楊寬妻韋始華誌》：業重葳蕤，功成紈素。隋大業八年《田光山妻李氏墓誌》：裁紈作戒，折簡書箴。隋大業八年《蕭瑒墓誌》：綺襦紈絝之閒，夙有成德。

五、隋開皇十五年《謝岳暨妻關氏誌》

“但災禽致禂，積善無徵，木折山頹，奄鍾君子。”（《彙考二》第 181 頁）

按此“禂”字誤，應為“禍”。石刻拓片字形為。《碑別字新編·十四畫·禍字》[6]釋為“禍”。從句意來看，“災禽”與“致禍”為因果關係，於義甚合。而“禂”於義不符，“致禂”非詞。又同篇墓誌文獻中，“周”寫作，與右部構件形體不同，可佐證。“禍”字在隋代石刻中的形體變異，或者左部表義構件“礻”混同于“衤”，禍見於隋大業十一年《張壽墓誌》“梟玄感惡稔禍盈”。或者其表音構件發生變異，禍見於隋大業八年《王君妻成公氏墓誌》“未屆遐期，奄丁大禍”；禍見於開皇十三年《諸葛子恆等造像碑》“違之者禍，亂之者亡”；禍見於大業九年《楊文思誌》：“毒流漳滏，禍延趙魏”。其

[6] 秦公：《碑別字新編》，第 294 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中，第二種情況的最後一個形體跟上述形體十分接近。唐代石刻中亦有此形體，見於唐咸亨二年《大唐故越國太妃燕氏墓誌銘》“奄臻大禍”；見於萬歲登封元年《劉君妻郭賓墓誌》“忽鍾此禍”。

六、隋開皇二十年《王幹誌》

“佳城置酒，深谷虛籌。墓門人斷，松銘風多。”（《彙考二》第 328 頁）

按此“虛籌”應為“虞哥”。石刻拓片字形為 。第一個字形下部構件不清晰，導致整個字形很容易與“虛”混淆。“哥”通“歌”。“虞哥”亦作“虞歌”，即虞殯，為墓誌之習語。如隋大業六年《張喬墓誌》：遂使素蓋淩風，入松原而獨轉；虞哥次澗，共咽水而俱悲。隋開皇八年《韋略墓誌》：預□凶門，兇欹虞殯。隋開皇三年《陰雲誌》：既而將陳凱樂，奄致虞歌；隋大業九年《楊矩暨妻鄭氏誌》：□車旋軫，虞歌罷曲。從整篇銘文來看，“佳城置酒，深谷虞哥（歌）。墓門人斷，松銘風多。昔時遊陟，但見山河。月如秋扇，徒復經過”為墓主銘文的第四部分，此段中“哥（歌）、多、河、過”應為韻腳。其中“哥（歌）”對應“河”，“多”對應“過”，於韻相協。而“虛籌”於義不詞，於韻不和，於形不符。

七、隋仁壽四年《馮君妻盧旋芷墓誌》

“鏡掩鸞飛，帷空納蔽。”（《彙考三》第 132 頁）

按此“納”字應為“網”字。石刻拓片字形為 。“網蔽”與“鸞飛”對應，此處應為名詞“網”。《康熙字典·糸部》[7]釋為“網”。“網”字字形在隋代石刻中，其表音構件內部的形體并不統一，往往是“又、乂”混用。 見於隋大業十二年《宋永貴墓誌》“四綱周設，一谷而摧”。到唐代石刻，從“又”的字形亦常見， 見於唐顯慶六年《陽昕墓誌》“網絡群書，庖廚文律”；見於唐麟德二年《柳尚遠妻宇文氏墓誌》“鴛機挂網，鸞鏡凝塵”。而“納”的形體在隋代石刻中，表音構件“內”沒有寫作從“乂”的形體，全部從“人”， 見於隋開皇十五年《段威墓誌》“延納奇士”；見於隋仁壽三年《蘇慈墓誌》“公受詔慰納，並率所領影援高隆之兵”； 見於開皇三年《寇遵考墓誌》“還授小納言”； 見於隋大業十二年《蘇威妻宇文氏墓誌》“大隋前納言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房公蘇威妻夫人宇文氏墓誌”。總之，在隋代石刻中，“納”的異體主要是由於左部表義構件“糸”的形體變異而形成，

[7] 清・張玉書等編纂：《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第 881 頁，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 年。

右部表音構件“內”均未改變，而“網”的異體左部表義構件“糸”變異與“納”相同，右部表音構件“罔”的變異亦未有與“內”同形者。因此，“網”與“納”的異體絕不雷同，此處字形不可能為“納”字。

八、隋大業二年《蔡君妻張貴男墓誌》

“蔡侯述職邯鄲，夫人從往全趙。”（《彙考三》第 206 頁）

按此“往”字應為“任”字。石刻拓片字形為往。“述職”與“從任”對文。“往”在隋代石刻中的字形，如往見於隋大業八年《高緊墓誌》“風雲往来”；往見於隋大業八年《李肅墓誌》“製日悼往無虧”。其右部構件全部寫作“壬”。“任”在隋代石刻中的字形，如任見於隋開皇十八年《宋睦墓誌》“一十八年後任驛馬憧主”；任見於隋開皇九年《張禮墓誌》“起家從宦，身任平越將軍”；任見於隋開皇三年《寇遵考墓誌》“其任則御史之職”。其右部構件全部寫作“壬”或“王”。可見，在隋代石刻楷書中，“任”與“往”的字形絕不雷同。隋代石刻中，也有類似用例，可比堪。如隋大業八年《劉德墓誌》：從任逐封，家乎此邑。其中，“從任”與“逐封”對應。

九、隋大業三年《張怦暨妻東門氏墓誌》

“方當垂瓔主陛，參贊皇庭；豈悞運促道銷，少微遂犯。”（《彙考三》第 274 頁）

按此“主”字應為“玉”字。石刻拓片字形為主。玉陛是指帝王宮殿的台阶，亦可借指朝廷，與“皇庭”對文相應。在石刻墓誌文獻中，有時也作“丹陛、雲陛、朱陛、軒陛、文陛、階陛”等。傳世文獻中，“玉陛”一詞常見，《魏書·陳蕭王傳》：“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新唐書·列傳第三十七》：“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全唐文·再論張彥澤疏》：“而況晨趨玉陛，日面龍顏，每於造膝之時，必竭沃心之奏。”《全唐文·上軍國利害事·人機》：“陛下不以臣愚，芻蕘可采，一賜召臣至玉陛，得以口論天下，幸甚。”從字形的角度來看，主見於隋開皇十八年《宋睦墓誌》“後任驛馬幢主”；主見於隋開皇五年《惠鬱等造像記》“舊寺主惠鬱”；主見於隋開皇元年《豆盧通等造像記》“大施主使持節定州諸軍事南陳郡開國公定州刺史豆盧通”。住見於隋大業十二年《明質墓誌》“隳駒易往，逝川不住”；住見於隋大業十一年《苟君妻宋玉艷墓誌》“零落無時，奄然長住”。柱見於隋開皇十五年《段威墓誌》“爾朱天柱舊武建旗，取威定霸，虛襟側席，延納奇士”；柱見於隋大業十一年《尉富娘墓誌》“祖綱，周柱國、少傅、大司空、吳國公”。注見於隋大業十二年《□徹墓誌》“君諱徹，字姤注，塞北突厥人也”；注見於隋開皇四年《楊居墓誌》“轉墨注品，水盡西北之流”。可

見，在隋代石刻中，“主”不論是單獨成字還是充當整字部件時的形體中均未出現在右下部添加一點筆的形體。而“玉”的形體中點筆的位置還沒有固定，有時位於第三橫筆的上部，玉見於隋大業八年《沈氏墓誌》“美玉滋草，明珠潤谷”；玉見於隋仁壽元年《大隋越國夫人鄭氏（祁耶）墓誌》“反魂莫驗，空煎玉釜之香”。有時位於第二橫筆的上部，玉見於隋開皇十二年《郁久閭可婆頭誌》“腰明玉具，身曜銀章”。後者與前文字形相同。

十、隋大業三年《張怦暨妻東門氏墓誌》

“積善勵德，構永源長。緇衣改作，家列笙簧。”（《彙考三》第 275 頁）

按：“繢衣”應為“緇衣”。石刻拓片字形為。《碑別字新編·糸部·十四畫》[8]引魏《根法師碑》釋為“緇”。“緇”是指黑色。“緇衣”是指古代用黑色帛做的朝服，後泛指黑色衣服。“繢”本義為成匹布帛的頭尾，俗稱機頭，以其可用以系物，亦謂為組纂之屬。後多用作動詞，指“繪畫”。《梁書·張緬列傳》：“亦有仲寧、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緇衣改敝。”、形體在武威漢簡中已經出現，《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將此二字形列為“緇”之異體。[9]從石刻字形的角度看，隋代石刻中“緇”主要有以下五種變體：見於隋仁壽元年《大隋越國夫人鄭氏（祁耶）墓誌》“昔都鎬邑，酆肇□譽表緇衣”；見於隋大業十一年《張波墓誌》“涅而不緇，貞而不諒”；見於隋開皇八年《崔昂妻鄭仲華誌》“眷彼緇衣，仍世不替”；見於隋大業九年《郝提誌》“笄年悟道，乃棄俗而歸緇”。從這五個變體形體可以看出，“緇”變異的關鍵是其右部的表音構件“甾”，因此，含有部件“甾”的漢字字形亦可作為形體認同的關鍵，如“淄”在隋代石刻中的變異形體如下：清見於隋大業八年《張伏敬墓誌》“虎識俎鼎之鹽，生知淄澠之水”；淄見於隋大業二年《劉尚食墓誌》“妙辯鹽米之味，巧別淄澠之水”；淄見於隋大業五年《寧贊墓誌》“冀州臨淄人也”。其中第一個形體的右部表音構件“甾”的形體變異同“緇”。唐代石刻中，錙見於唐永徽三年《秦進儀墓誌》“錙銖軒冕”，形體變異同上。

十一、隋大業八年《張娥英墓誌》

“門承積善，誕茲淑人。英葉傳□，榮華流詠。”（《彙考四》第 267 頁） 按此處將“淑人”釋讀為“淑令”更為恰當。石刻拓片字形為。字形的下部明顯還有筆畫，疑為“令”字。從銘文，“帝姬遐緒，以弧得姓。寶胄金宗，珠連玉映。門承積善，誕茲淑令。英葉傳□，榮華流詠”來看，釋讀為

[8] 秦公：《碑別字新編》，第 298 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9]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第 933 頁，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 年。

“令”，與其他韻腳“姓、映、詠”相協。又“誕茲淑令”於隋代石刻文獻中常見，或為韻腳，或為形容詞，或借用為名詞：隋大業三年《楊雋妻蕭妙瑜誌》：流芳未已，誕茲淑令。隋大業十二年《卜氏墓誌》：猗歟世族，誕茲淑令。隋大業十一年《劉氏墓誌》：挺斯淑令，淳襟惠性。隋大業八年《何氏墓誌》：猗歟淑令，得嗣芳音。隋大業三年《□弘越暨妻龐氏誌》：容範端莊，儀形淑令。隋大業六年《李椿妻劉琬華誌》：秀出柔儀，懋茲淑令。

十二、隋大業五年《劉猛進墓誌》

“窮搜五典，極研十教。□茲虛靜，畢顯生年。”（《彙考四》第 3 頁）

按“顯”字應作“願”字。石刻拓片字形為 。《碑別字新編·頁部·十九畫》[10]引《魏封令妃造象》釋為“願”。意指墓主的願望為有生之年能夠淡薄名利，無意功名利祿與榮華富貴，潛心研究，遠離世俗。傳世文獻中亦有用例，《晉書·王裒列傳》：“吾薄志畢願，山藪自數，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而“畢顯”不成詞。從字形的角度看，“願”字的形體主要有：見於隋仁壽元年《大興縣龍池寺舍利塔記》“願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諸王子孫等并內外群官、爰及民庶、六道三塗、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聞佛法、永離苦因、同升妙果”；見於隋仁壽二年《鄧州舍利塔下銘》“以此功德願四方上下，虛空法界，一切含識幽顯生靈，俱免盖纏，咸登妙果”；見於隋大業九年《陳常墓誌》“祖願書博士金紫光祿”； 見於隋大業十年《常進通造像記》“願亡者託生諸土見存無量壽福”； 見於隋《王旿造像記》“願生佛國及法□衆生”。“顯”字的形體主要有： 見於隋大業十一年《張壽墓誌》“顯允君侯，載隆堂構”； 見於隋大業六年《梁瓌墓誌》“斷割應機，類懸河注水；敷奏事顯，若清池照物”； 見於隋大業八年《王君妻成公氏墓誌》“地胄清顯，門風雅素”；見於隋開皇九年《兩村法義造橋殘碑》“寔依言論以顯”；見於隋大業十年《宋文成誌》“早知微顯，深鑒沈浮”。上述字形可見，“顯”字的形體變異主要在左部構件“㬎”，但是未有與右部構件相同者，而 是由兩個“頁”構成的，因此，此字形不可能為“顯”。

另，本篇墓誌中，“所莅唯守，所宰唯今。五等相仍，無期九命。”“唯今”應作“唯令”。

十三、隋大業六年《范高暨妻蘇氏誌》

“其先出於咸陽，歷虞夏商周及晉，世補名族。（《彙考四》第 50 頁）

[10] 秦公：《碑別字新編》，第 438 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按“□”作“補”，石刻拓片字形為，從文意來看，當為“稱”字。傳世文獻中有用例，《晉書·辛謐列傳》：“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從字形的角度來看，“補”字的形體主要有：見於隋大業六年《梁瓌墓誌》“大象二年，補和州贊治”；見於隋大業十二年《□□昂墓誌》“至大業三年，又補信州大昌縣主”；見於隋開皇四年《楊居墓誌》“以茲勳積，選補潘城録事叅軍”；見於隋大業十二年《隋故田行達墓誌》“補闕拾遺”。“稱”字的形體主要有：見於隋仁壽元年《盧文機墓誌》“早稱岐嶷”；見於隋大業十一年《王袞墓誌》“所在稱績”；見於隋大業十一年《張壽墓誌》“既稱良將，實謂名臣”。由此可見，“補”的右部表音構件下方的兩橫筆與左右筆畫是相接的關係，而“稱”的右部表音構件下方的兩橫筆，特別是最後一橫筆與左右筆畫的關係是相交，從拓片字形可以清晰地看出，右部構件的橫筆與“稱”相同。

十四、隋大業七年《劉則墓誌銘》

“公進退以禮，動止不凡。時出則威，希言必重。”（《彙考四》第 139 頁）

按：“動心”應為“動止”。石刻拓片字形為。止作“”源自隸變，《隸辯·卷二》、《隸辯·止部》[11]均將此字形釋為“止”。《干祿字書·上聲》[12]：止，並上通下正。復有同時期的文獻例證，見於隋仁壽四年《劉相及妻鄒氏墓誌》“動止不出比鄰，貞順聲於境外”；見於隋開皇三年《寇遵考墓誌》“容止温恭，發扵儛象之歲”。從文意來看，“動止”指墓主的行動、舉止，而“動心”則不通。

十五、隋大業七年《宮人李氏墓誌》

“白日徒銘，玄夜何长。”（《彙考四》第 151 頁）

按：“徒銘”應作“徒炤”。石刻拓片字形為，应为“炤”，“徒炤”與“何長”相對為文，於意符合。《龍龕手鑑．火部》[13]：“炤、，音照，燭也，明也。”同時期的石刻文獻中亦有用例，見於隋大業八年《沈氏墓誌》“加以炤梁比麗，迴雪方妍”。另，石刻字形中，凡從“召”之字，常作，可佐證，隋開皇三年《寇奉叔墓誌》“特召公還，拜洵州賛治兼司馬”；見於隋大業十二年《隋故田行達墓誌》“其年，州將衛王，召補主簿”；見於隋大業九年《張盈墓誌》“鳳沼絲綸”；見於隋開

[11] 清・顧藹吉：《隸辯》，第 87、201 頁，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12]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研製：字樣學數據庫，2009 年。
[13] 遼・釋行均：《龍龕手鏡》（高麗本），第 20 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皇五年《王通墓誌》“趍鏘鳳沼，出入龍樓”；昭見於隋大業八年《李肅墓誌》“原夫仙窟延祉，吞雹昭慶”；招見於隋開皇三年《寇熾妻姜敬親墓誌》“薄玆華侈，招賢厚褥”；詔見於隋大業十一年《隋大業十一年》“公受詔北討楊麾掃漠”；照見於隋大業十一年《元智墓誌》“服玆袞冕，照映三台”。

十六、隋大業七年《□睦誌》

“上祖定遠侯騰，佐魏一廷，輔燕四世。”（《彙考四》第 186 頁）

按：“廷”字應作“匡”字，意為辅佐、辅助。石刻拓片字形為，《碑別字新編·六畫》[14]引《唐真化寺如願律師墓誌》釋為“匡”。《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15]將之列為“匡”之異體，并收錄了不同時代的形體，見於北魏《元寶月墓誌》；見於北魏《元靈曜墓志》；見於隋《爾朱敞墓誌》；見於唐《柳延宗墓誌》。同時期的石刻文獻亦有用例，見於隋仁壽元年《楊異暨妻穆氏誌》“太尉匡朝，比司徒而聯世”；見於隋開皇五年《惠鬱等造像記》。

十七、隋大業八年《張冏妻蘇恆墓誌》

“隴噪啼烏，山鳴雊鳩。去來黃鵠，哀吟何已。”（《彙考四》第 301 頁）

按此“鳩”字應為“鴆”字。石刻拓片字形為，識別此字形的關鍵是左部的構件“失”，隸書階段已經有了此種寫法，見於西漢《張家山漢墓竹簡》；見於西漢《張家山漢墓竹簡》；見於《西漢張家山漢墓竹簡》。從墓主銘文的第四部分，“木槿朝榮，蜉蝣夕死。一辭綺帳，長歸蒿裡。隴噪啼烏，山鳴雊鴆。去來黃鵠，哀吟何已”來看，釋讀為“鴆”，與韻腳“死、裡、已”相協。“雊鴆”，又稱“鴆雊”，原為雉鳴叫，后演變為一種變異之兆。文中“啼烏”與“雊鴆”對舉，均暗示墓主人去世之兆，渲染悲傷孤涼之感。

十八、隋大業九年《趙朗暨妻孫氏誌》

“雖復虎馳踰界，莫娓其威；蝗飛越境，詎儔斯德。”（《彙考四》第 259 頁）

按：“娓”字應為“媿”字。石刻拓片字形為。“莫媿”與“詎儔”對文，意為不能比，比不上。《廣碑別字·十三畫·媿字》[16]貯存一個字形，出自《唐楊佰隴墓誌》，與此字形僅差一撇筆。唐代石刻

[14] 秦公：《碑別字新編》，第 21 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15] 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第 52 頁，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 年。
[16] 秦公、劉大新 ：《廣碑別字》，第 382 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

中亦有用例，見於萬歲登封元年《劉君妻郭賓墓誌》“穆媲潘陽，敵逾秦晉。”

同此，隋大業十二年《張濬誌》“四豪未足軼其憀亮，七子豈能娓其澄靜。”（《彙考五》第 345 頁）按：“娓”字應為“媲”字。石刻拓片字形為 。

十九、大業九年《衛侗墓誌》

“武騎不舉，步兵自佚。如何天命，西傾【曰】日朝。”（《彙考四》第 384 頁）

按：“朝”當為“其三”之訛寫。石刻拓片字形為 。墓誌銘文部分為：周武登王，衛封河北。因號命氏，禮經明則。乃祖乃父，世傳名德。剖符千裏，開邦二國。（其一）君孝至德，秉義淳仁。學博今古，才□□新。三司起，五府來賓。以求畯乂，補正朝臣。（其二）百揆知名，玄官記室。文超王佐，才奇解疾。武騎不舉，步兵自佚。如何天命，西傾[曰]日（朝=其三）。輴去華堂，輀歸荒兆。玄宅有夜，幽關亡曉。 銘哥翠石，樹鳴黃鳥。早晚何時，遊靈倦沼。（其四）每 4 句為一段，共計 4 段，第一、第二、第四段後面分別標有其一、其二、其四，但第三段後面，也就是“西傾【曰】日朝”的後面應該標為“其三”，所有“朝”應該為“其三”之訛寫。從韻腳的角度來看，銘文第三段的韻腳“室、疾、佚、日”正好協韻。

二十、隋大業十二年《□恤昂墓誌》

“實可謂仲尼不死，顏淵復生，八素九业，諸家並達。”（《彙考五》第 294 頁）

按：業“业”應為“丘”字。石刻拓片字形為 。“八素”與“九丘”對文，“八素”亦作“八索”，指八书，古名，後代多以指稱古代典籍或八卦。“九丘”是指傳說中我國最古的書名。傳世文獻中記載，《左傳·昭公十二年》：“ 楚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杜預注：“皆古書名。” 唐·楊炯 《從弟去溢墓誌銘》：“若夫羽陵遺策，汲塚殘書， 倚相之《八索》《九丘》， 張華之千門萬戶，莫不山藏海納，學無所遺。”唐代石刻文獻中習見，唐開成二年《開成石經<尚書>》：“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唐上元三年《故內侍省內僕局令犍為費府君（智海）墓誌銘》：妙極九丘，精窮三禮。唐神龍元年《唐故沙州刺史李府君（思貞）墓誌銘》：該通六藝，博綜九丘。唐儀鳳四年《樂弘懿墓誌》：武殫七札，文授九丘。唐垂拱元年《柳偘墓誌》：八索九丘，楚王知其博識。唐天寶十三年《東方朔畫讚碑》：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

從字形的角度看，歷代字書均將北列為“丘”之異體，如《龍龕手鑑·草部》：“北，音丘。”《玉篇．北部》：“北，北、丘，並同上。”此文中的字形當為“北”之訛寫，并與現代簡化字“业”同形异质。隋代石刻中復有用例：北見於隋大業八年《田光山妻李氏墓誌》“積翠崐丘”；北見於隋大業九年《皇甫深墓誌》“君乃遁迹丘園”。至於“業”字，則無現代簡化形體：業見於隋大業十年《陳花樹墓誌》“以大業十年七月卒其月廿九日卜葬河南郡河南縣老子鄉芒山之北原”；業見於隋大業十年《王光墓誌》“大隋大業十年正月九日終於河南縣樂和鄉和里舍”；業見於隋大業八年《田光山妻李氏墓誌》“奄以隋之大業八年九月戊寅朔廿九日丙午卒於河南郡通閏鄉嘉慶里”；業見於隋大業八年《高緊墓誌》“以大業八年四月十八日遘疾”；業見於隋大業三年《張怦墓誌》“以大業二年二月廿%日遷神於私弟”；業見於隋開皇十五年《段威墓誌》“展志業於當年”；業見於隋開皇十八年《劉明及妻梁氏墓誌》“君藝同三虎，業等二龍”；業見於隋大業五年《寧贊墓碑》“儵以大業四年歲次戊辰正月十九日終于私宅，春秋卅有五”。

【参考文献】

[1]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隋唐代部分），[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2] 漢語大詞典編纂委員會. 漢語大詞典（縮印本）[M].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

[3]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 《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M]，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

[4]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研製. 中古石刻、字樣學、傳世字書數據庫[DB]，2006.

[5] 黃征. 敦煌俗字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6] 秦公. 《碑別字新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7] 秦公、劉大新. 《廣碑別字》[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

[8] 遼·釋行均. 《龍龕手鏡》（高麗本）[M]，北京：中華書局，1985.

[9] 王其禕、周曉薇.《隋代墓誌銘彙考》[M]，北京：線裝書局，2007.

[10] 清·顧藹吉. 《隸辯》[M]，北京：中華書局，2003.

[11] 清·張玉書等.《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

[12] 臧克和主編. 《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M]，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

The Proofreading of the Collected Studies about Epitaph in Sui Dynasty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Tongji University, Haiyan Li,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The collected studies about epitaph in sui dynasty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 research of the Sui Dynasty epitaph,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tudy of the Sui Dynasty politics, history, culture and language etc. But the book also has some little mistakes, especially on the words and sentences. On the basis of checking the original rubbings, the paper has been revised in 20 cases, and analysed the reason of mistake from the evolution rul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words match, Context meaning, Chinese characters rhyme and so on.

<Key Words>: Sui Dynasty; Epitaph; Character